

岳傳精華

上海文明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再版

白話小說精選
岳傳精華（全二冊）

每部定價洋八角



分售處

中

華

書

局

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
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

選	發	印	發	發
輯	行	刷	行	行
者	者	者	所	所
無	文	文	文	中
錫	明	明	明	上
鄒	書	書	書	海
仁	局	局	局	棋
達	局	局	局	盤
	局	局	局	街

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濠洲
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嘉坡

白話小說選 **岳傳精華目次** 下冊

黃天蕩	一七〇
蛇盤山	一八四
王佐斷臂	二三四
朱仙鎮	二六〇
矯詔班師	二七一
風波亭	二七九
打「擂臺」	三〇二
靈隱寺	三一〇
烏龍陣	三一八

●黃天蕩

岳爺從牛頭山追着兀朮，連日連夜，直趕到金門鎮相近，有傳光的先鋒狄雷在此截殺番兵。衆番兵無處逃命，被狄雷殺傷大半。岳爺剛到跟前，狄雷不分皂白，舉起鎚望岳爺便打。一連幾鎚，岳元帥連忙招架，覺得沉重，便大喝道：『你是何人，敢擋本帥去路？』狄雷細細一認，曉得是岳元帥，心中驚慌，懼罪而逃，岳爺只是緊緊追趕兀朮。兀朮只顧望北逃去，看看來到江口，只聽得衆番兵一片聲叫苦。原來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；後面追兵又近，嚇得兀朮渾身發抖，仰天大叫：『天亡我也！某家自進中原以來，未有如此之敗！今前有大江，後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！』正在危急，那軍師哈迷蚩用手一指道：『主公且慢驚慌，看這江中，不是有船來麼？』兀朮定睛一看，却是金兵旗號。原來是杜吉、曹榮的戰船，因被宗方殺敗，故此駕船逃走。軍師大叫：『快來救主！』那船上見是番兵，如飛攏岸。兀朮與軍師衆平章等一齊同下船來；船少人多，那裏裝得盡？看見岳元帥追兵已近，慌忙開去，落後番兵，無船可渡。岳元帥追至江口，猶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可憐這些番兵，啼啼哭哭，望江中亂跳，淹死無數。兀朮望見，掩面流淚，好不苦楚！

那岳爺兵馬到了漢陽江口，安下營寨，差人找尋船隻，欲渡江去，追擊兀朮；忽聽得營門口齊聲

喊冤。岳爺便問：『何人喊冤？』早有傳宣來到外邊查問明白，進來稟道：『是七八個船戶，因臨安通判萬俟卨，同知羅汝楫，解送糧草至此，私將糧草運回家中，反要船戶賠補，爲此衆船戶在營前喊冤。』元帥吩咐：『將萬俟卨，羅汝楫二人抓進來。』兩旁軍士答應一聲，即將二人一把一個抓進帳來跪下。岳爺喝道：『爾等既爲解糧到此，何不繳令？』二人道：『因番兵圍困牛頭山，只得在此伺候。船戶人多，將糧草喫盡，故此要他賠補。望元帥開恩，公侯萬代，感恩不淺！』元帥喝一聲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兩邊一聲吆喝，登時繩穿索綁。二人齊叫：『開恩！』旁邊閃過張憲，岳雲跪下稟道：『他二人因見番兵紮營山下，不敢上山繳令，雖係偷盜糧草，理當處斬，但實係日久，情有可原，望爹爹饒他性命。』元帥道：『你且放起來。』二人謝了元帥，站立一邊。元帥向萬俟卨，羅汝楫喝道：『本當斬你二人驢頭，他二人求饒，饒了你死罪，拏下去打！』軍士答應一聲，將二人按倒在地，每人打了四十大棍，發轉臨安。二人受責，謝了元帥不斬之恩，出營自回臨安而去。

忽有探子進營來報道：『探得韓元帥紮營在狼福山下，阻住兀朮去路，特來報知。』岳元帥想道：『這一功讓了韓元帥罷。』遂喚過岳雲來，吩咐道：『你可引兵三千，往天長關守住，倘兀朮來時，用心擒住，不可有違！』岳雲得令，帶領人馬，竟往天長關而去。元帥大隊人馬，自回潭州。

且說兀朮敗在長江之中；有那金陵殺敗的兵，將戰船陸續到來南岸上；還有殺不盡的番兵逃來。兀朮吩咐把船攏岸，盡數裝載，看見北岸有韓元帥紮營，不能過去。兀朮就吩咐船隻攏齊，查點數目，共有五六百號，計點番兵，不上四五萬。兀朮歎道：『某家自進中原，帶有雄兵數十萬，戰將數百員，今日被岳南蠻殺得只剩四五萬人馬，又傷了大王兄，與二殿下，有何面目來見父王！』說罷，痛哭起來。柴平章勸道：『狠主不必悲傷，保重身體，好渡長江。』兀朮望見江北一帶，戰船擺列，有十里遠；近來，旗旛飄動如樓櫓，密佈如城牆一般；又有百十號小遊船，都是六槳，行動如飛；弓箭火器亂發；那中軍水營，都是海鯨艦，豎定桅檣，高有二十來丈，密蘇相似；兩邊金鼓旗號，中間插着「大元帥韓」的寶纛大旗。兀朮自想：『不過五六百號戰船，如何冲得他動，怎敢過去？』好生憂悶，便與軍師商議。哈迷蚩道：『江北戰船密佈，亦不知有多少號數，須要差人去探聽虛實，方好過江。』兀朮道：『今晚待某家親自去探個虛實。』哈迷蚩道：『狠主豈可深入重地！』兀朮道：『不妨。某家昨日拿住個土人，問得明白，這裏金山寺上，有座龍王廟最高；待某家上金山去，細看南北形勢，便知虛實矣。』哈迷蚩道：『既如此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可保全。』兀朮依計，即時叫過小元帥何黑闥、黃柄奴二人近前，悄悄吩咐：『你二人到晚間照計而行。』二人領命，整備來探南兵。

且說那韓元帥見金兵屯紮在黃天蕩，便集衆將商議道：『兀朮乃金邦名將，今晚必然上金山來偷看我營寨。』即令副將蘇德引兵一百，埋伏於龍王廟裏，『你可躲在金山塔上，若望見番兵到來，就在塔上擂起鼓來，引兵冲出，我自來接應。』蘇德領令去了。又命二公子直道：『你也只消帶領健卒一百，埋伏在龍王廟左側，聽得塔上鼓響，便引兵殺出來，擒住番將，不可有誤。』二公子領令去了。又命大公子向德帶領兵三百，架船埋伏南岸，『但聽江中礮響，可透出北岸，截他歸路。』大公子亦引兵去了。這裏端正停當，果然兀朮到了晚間，同了軍師哈迷蚩，小元帥黃柄奴三人，一齊上岸，坐馬悄悄到金山腳邊，早有番將何黑闥已帶領番兵，整備小船伺候。兀朮與哈迷蚩，黃柄奴上了金山，勒馬徐行，到了龍王廟前一箭之地，立定一望，但見江光浩渺，山勢崢嶸。正待觀看宋軍營壘，那蘇德在塔頂上望見三騎馬將近龍王廟來，後面幾百番兵，遠遠隨着，更喝采道：『元帥真個料敵如神！』遂擂起鼓來，廟裏這一百兵，喊聲殺出來，左首韓二公子聽得鼓響，亦引兵殺出。兀朮三人，聽得戰鼓齊鳴，心驚膽戰，正待勒馬回去，忽然韓彥直飛馬大叫：『兀朮往那裏走？快快下馬受縛！』這一聲喊，早驚得三人飛馬便走。不道山路高低，一將坐馬失足，連人掀下。彥直舉槍便刺，兀朮舉起金雀斧劈面砍來，救出那將，就與二公子大戰。衆番兵連忙下山逃走。何黑闥接應上船，飛風開去。大江中一

聲喊響，韓尙德放出小船來趕，已去遠了。那二公子在山上與兀朮戰不上七八合，被二公子逼開斧，一手擒過馬來，下船回營。天已大明，元帥升帳，諸將俱來報功。韓元帥大喜，命將兀朮推來。左右一聲得令，將兀朮推進帳前。元帥把眼望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。元帥大喝道：『你是何人？敢假冒兀朮來誑我？』那將道：『我乃金國元帥黃柄奴是也。軍師防你詭計，故命我假裝太子模樣，果不出所料，今既被擒，要砍就砍，不必多言。』元帥道：『原來番奴這般刁滑，無名小卒，殺了徒然，污我寶刀。』吩咐：『將他囚禁後營，待我擒了這兀朮，一齊碎剮便了。』又對二公子道：『你中了他金蟬脫殼之計，今後須要小心！』公子連聲領命。

元帥因走兀朮，退回後營，悶悶不樂。梁夫人道：『兀朮雖敗，糧草無多，必然急速要回，乘我小勝，無意隄防，今夜必來廝殺。』金人多詐，恐怕他一面來與我攻戰，一面過江，使我兩個遮擋不住。如今我二人分開軍政，將軍可同孩兒等專領遊兵，分調各營，四面截殺；妾身管領中軍水營，安排守禦，以防冲突，任他來攻。只用火礮弩箭守住，不與他交戰。他見我不動，必然渡江，可命中營大桅上立起樓櫓，妾身親自在上擊鼓；中間豎一大白旗。將軍只看白旗爲號，鼓起則進，鼓住則守；金兵往南，白旗指南，金兵往北，白旗指北。元帥與兩個孩兒，協同副將，領兵八千，分爲八隊，俱聽桅頂上鼓聲，再看號旗截。

殺務叫他片甲不回，再不敢窺想中原矣。」韓元帥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夫人真乃是神機妙算，賽過古之孫吳也！」梁夫人道：「既各分任，就叫軍政司立了軍令狀，倘中軍有失，妾身之罪；遊兵有失，將軍不得辭其責也。」

夫婦二人商議停當，各自準備。夫人即便軟紮披挂，佈置守中軍的兵將，把號旗用了遊索，將大鐵環繫住。四面遊船八隊，再分爲八八六十四隊，上有隊長，但看中軍旗號，看金兵那裏渡江，就將號旗往那裏扯起。那些遊兵，搖櫓的，蕩槳的，飛也似去了。佈置停當，然後在中軍大桅頂上，扯起一小小鼓樓，遮了箭眼。到得定更時分，梁夫人令一名家將，管着扯號旗，自己踏着雲梯，把纖腰一扭，連步輕勻，早已到桅杆絕頂，——離江面有二十多丈——看着金營人馬，如螻蛄相似，那營裏動靜，一目了然。江南數十里地面，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圖一般。那韓元帥同二位公子，自去安排截殺。

再說那日兀朮在金山上，險些遭擒，走回營中，喘息不定，坐了半日，對軍師道：「南軍虛實不曾探得，反折了黃柄奴，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？」軍師道：「我軍糧少，難以久持，今晚可出其不意，連夜過江，若待我軍糧盡，如何抵敵？」兀朮聽得，就令大元帥粘沒喝領兵三萬，戰船五百號，先擋住他焦山大營，却調小船由南岸一帶過去，爭這龍潭，儀徵的旱路。約定三更造飯，四更拔營，五更過江，使他

首尾不能相顧。衆番兵番將，那個不想過江，得了此令，一個個磨刀拈箭，勇氣十倍。那兀朮到了三更，喫了燒羊燒酒，衆軍飽餐了，也不鳴金吹角，只以胡哨爲號，三萬番兵，駕着五百號戰船，望焦山大營進發。正值南風，開帆如箭。這裏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，報入中軍。梁夫人早已准備礮架弓弩，遠者礮打，近的箭射，俱要啞箭，不許吶喊。那粘沒喝戰船將過焦山，遂一齊吶喊。宋營中全無動靜。兀朮在後邊船上，正在驚疑，忽聽一聲礮響，箭如雨發。又有轟天大礮打來，把兀朮的兵船，打得七零八落，慌忙下令轉船。從斜刺裏往北而來。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，看得分明，即將戰鼓敲起，如雷鳴一般。號旗上掛起燈球。兀朮向北，也向北；兀朮向南，也向南。韓元帥與二位公子，率領遊兵，照着號旗截殺。兩軍相距，看看天色已明。韓尙德從東殺上，韓彥直從西殺來，三面夾攻。兀朮那裏招架得住。可憐那些番兵，溺死的，殺傷的，不計其數。這一陣殺得兀朮上天，無路入地，無門只得敗回黃天蕩去了。那梁夫人在桅頂上，看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把那戰鼓敲得不絕聲響。險不使壞了細腰玉軟風流臂，喜透了香汗春融窈窕心。至今宋史上，一筆寫着一韓世宗大敗兀朮於金山，妻梁氏自擊桴鼓。」

原來這黃天蕩是江裏的一條水港。兀朮不知水路，一時殺敗了，遂將船收入港中，實指望可以攏岸，好上旱路逃生。那裏曉得是一條死水，無路可通。韓元帥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不勝之喜，舉手

對天道：『真乃聖上洪福齊天！元朮合該數盡，只消把江口阻住，此賊焉得出，不消數日，糧盡餓死，從此高枕無憂矣。』即忙傳令，命二公子同衆將守住黃天蕩口。

韓元帥回寨，梁夫人接着，諸將俱來獻功。蘇德生擒得元朮女壻龍虎大王霍武，斬得番將何黑闥首級，其餘有奪得船隻軍器者，擒得番兵番卒者，皆不計其數。元帥命軍政司一一紀錄功勞，命後營取出黃柄奴，將龍虎大王一同斬首，并何黑闥首級，一齊號令在桅桿上。是時正值八月中旬，月明如晝。元帥見那些大小戰船，排作長蛇陣形，有十里遠近，燈球火光，照耀如同白日，軍中歡聲如雷。

韓元帥因得了大勝，心內十分歡喜，又感梁夫人登桅擊鼓一段義氣，忽然要與梁夫人夜遊金山看月，登塔頂上去，望金營氣色。即時傳令，安排兩席上色酒肴，與夫人夜上金山賞月，又將羊酒頒賜二位公子，與各營將官輪番巡守江口。自己却坐了一隻大船，隨了數隻兵船——梁夫人換了一身豔服，陪着韓元帥錦衣玉帶——趁着水光月色，來到金山。

二人徐徐步上山來，早有山僧迎接，進了方丈。韓元帥便問：『道悅禪師何在？』和尚稟說：『三日前已往五臺山遊腳去了。』待茶已畢，韓元帥吩咐將酒席移在妙高臺上，同夫人上臺賞月，二人對坐飲酒。韓元帥在月下一望，金營燈火全無，宋營船上，燈球密佈，甚是歡喜，不覺有曹公赤壁橫槊。

賦詩的光景。那梁夫人反不甚開懷，顰眉長歎道：『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，忘了大敵！我想兀朮智勇兼全，今若不能擒獲，他日必爲後患，萬一再被他逃去，必來復仇，那時南北相爭，將軍不爲有功，反是縱敵，以遺君憂，豈可遊玩快樂，灰了軍心，悔之晚矣！』韓元帥聞言，愈加敬服道：『夫人所見，可謂周全，但兀朮已入死地，再無生理，數日糧盡，自當活捉，以報二帝之仇也。』言畢，舉起大盃，連飲數盃，拔劍起舞，口吟滿江紅詞一闋。詞曰：『萬里長江，淘不盡壯懷秋色；漫說道秦宮漢帳，瑤臺銀闕；長劍倚天，霧外寶弓挂日，烟塵側，向星辰拍袖整乾坤，難消歇。龍虎嘯，風雲泣；千古恨，憑誰說；對山河耿耿，淚沾襟血；汗水夜吹羌笛管，鸞輿步老遼陽月；把唾壺敲碎，問蟾蜍圓何缺。』吟畢，又舞一回。與梁夫人再整一番酒席，盡歡而罷。早已是五更時分，元帥傳令，同夫人下山回營。

再說兀朮大敗之後，剩不上二萬人馬，四百來號戰船，敗入黃天蕩，不知路徑，差人探聽路途，掣得兩隻漁船到來，兀朮好言對漁戶道：『我乃金邦四太子便是。因兵敗至此，不知出路，煩你指引，重謝你。』那漁翁道：『我們世居在這裏，叫做黃天蕩，河面雖大，却是一條死路；只有一條進路，並無第二條出路。』兀朮聞言，方知錯走了死路，心中驚慌，賞了漁人，與軍師衆王子元帥平章等商議道：『如今韓南蠻守住江面，又無別路出去，如何是好？』哈迷監道：『如今事在危急，狼主且寫書一封，』

許他禮物，與他講和，看那韓兩轡肯與不肯，再作商議。兀朮依言，即忙寫書一封，差小番送往韓元帥案中，有旗牌官報知元帥，元帥傳令喚進來。小番進帳，跪下叩頭，呈上書札。左右接來，送到元帥案前，元帥拆書觀看，上邊寫道：『情願求和，永不侵犯，進貢名馬三百匹，買條路回去。』元帥看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兀朮把本帥當作何等人也。』寫了回書，命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。小番負痛回船，報知兀朮。兀朮與軍師商議，無計可施，只得下令拚死殺出，以圖僥倖。次日，衆兵吶喊搖旗，駕船殺奔江口而來。

那韓元帥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，料得兀朮必來奪路。早已下令，命諸將用心把守。倘番兵出來，不許交戰，只用大礮硬弩打去，他不能近，自然退去。衆將領令。那兀朮帶領衆將殺奔出來，只見守得鐵桶一般，火礮弩箭齊來，料不能冲出，遂傳令住了船，遣一番官上前說道：『四太子請韓元帥打話。』軍士報知案中。韓元帥傳令，把戰船分作左右兩營，將中軍大營船放開，船頭上弩弓礮箭，排列數層，以防暗算。韓元帥坐中間，左邊立着大公子韓尙德，右邊立着二公子韓彥直，兩邊列着長槍利斧的甲士，十分雄壯。兀朮也分開戰船，獨坐一隻大樓船，左右也是番兵番將。韓元帥的船，約有二百步。兩下俱各拋住船脚。兀朮在船頭上，脫帽跪下，使人傳話告道：『中原與金國本是一家，皇上金主，猶

如兄弟，江南賊寇生發，我故起兵南來，欲討兇徒；不意有犯虎威，今對天盟誓：從今和好，永無侵犯，乞放回國！韓元帥也使傳事官回道：『你家久已背盟，擄我二帝，佔我疆土，除非送還我二帝，退回我汴京，方可講和；否則請決一戰。』說罷，就傳令轉船。

兀朮見韓元帥不肯講和，又不能衝出江口，只得退回黃天蕩，心中憂悶，對軍師道：『我師屢敗，人人恐懼，今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豈不死於此地？』軍師道：『事已急矣，不如張挂榜文，若有能解得此危者，賞以千金，或有能人，亦未可定。』兀朮依言，命寫榜文召募。不一日，有小番來報：『有一秀才求見，說道：『有計出得此圍。』』兀朮忙教請進來相見。那秀才進帳來，兀朮出座迎接，讓他上坐，便道：『某家被南蠻困住在此，無路可出，又無糧草，望先生教我！』那秀才道：『行兵打仗，小生不能；若要出此黃天蕩，有何難處？』兀朮大喜道：『某家若能脫身歸國，不獨千金之贈，富貴當與先生共之。』那秀才道：『此間望北十餘里，就是老鵝河，舊有河道可通，今日久淤塞，何不令軍士掘開泥沙，引秦淮水通河，可直達建康大路也。』兀朮聞言大喜，命左右將金帛送與秀才，秀才不受，也不肯說出姓名，飄然而去；這也是天意。兀朮不該絕於此地，故遇着此等異人也。當下兀朮傳下號令，掘土引水，這二三萬番兵，俱想逃命，一齊動手，只一夜工夫，掘開三十里，通到老鵝河中，把戰船拋了，大隊人馬上

岸望建康而去。

這裏韓元帥水兵，在江口守到十來日，見金兵不動不變，煙火俱無，往前探聽，纔曉得漏網脫逃，慌忙報知元帥。元帥暴跳如雷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不料道悅錦囊偈語，每句頭上揜着「老鶴河走」四字。果然是天機已定，這番奴命不該絕也。』梁夫人道：『雖然天意只是將軍驕惰玩寇，不爲無罪。』世忠心中憤憤，傳令大軍一齊起行，往漢陽河口駐紮，上表自劾待罪。

再說兀朮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長關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岳南蠻，韓南蠻，用兵也只如此。若於此地伏下一枝人馬，某家就插翅也難過去。』話還未畢，只聽得一聲礮響，三千人馬一字兒排開，馬上簇擁出一員小將，年方一十三歲，頭帶束髮紫金冠，身穿可體爛銀鎧，坐下赤兔寶駒，手提兩柄銀鎚，大喝一聲：『小將軍在此，已等候多時，快快下馬受縛！』兀朮道：『小蠻子，自古趕人不要趕上，某家與你決一死戰罷。』舉起金雀斧劈面砍來。岳雲把鎚往上一架，噹的一聲，那兀朮招架不住，早被岳公子攔腰一把擒過馬來。那些番兵亡命冲出關去，可憐兀朮幾十萬人馬進中原，此時只剩得三百六十騎逃回本國！

且說岳元帥那日在帳探子來報：『兀朮在長江內，被韓元帥殺得大敗，逃入黃天蕩，通了老鶴。』

河逃往建康，韓元帥回兵駐紮漢陽江口去了。岳元帥把脚一蹬道：『兀朮逃去，正乃天意也！』言未已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『公子擒了兀朮回兵。』元帥大喜。不一會，只見岳雲進營稟道：『孩兒奉令把守天長關，果然兀朮敗兵至此，被孩兒生擒來見爹爹繳令。』岳爺喝一聲：『推進來！』兩邊答應一聲：『嘎！』早把兀朮推至帳前。那兀朮立而不跪。岳爺往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，大喝一聲：『你是何人？敢假充兀朮來替死麼？』那個假兀朮道：『俺乃四太子帳下小元帥高太保是也。受狼主厚恩，無以報答，故此今日捨身代狼主之難，要砍便砍，不必多言。』岳爺傳令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兩邊一聲答應，登時獻上首級。岳爺對公子道：『你這無用的畜生！你在牛頭山上多時，豈不認得兀朮？怎麼反擒了他的副將，被他逃去？』叫左右：『綁去砍了！』軍士沒奈何，只得將岳雲綁起，推出營來。

恰遇着韓元帥來見岳元帥，要約同往行宮見駕。到了營前，見綁着一員小將，韓元帥便問道：『此是何人？犯何軍令？』軍士稟道：『這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，奉令把守天長關，因拏了一個假兀朮，故此綁在這裏要處斬。』韓元帥道：『刀下留人！不許動手！待本帥去見了你家元帥，自有區處。』即忙來對傳宣官道：『說我韓世忠要見。』傳宣進去稟過元帥，元帥即忙出來迎接進帳。見禮已畢，坐定，世忠道：『大元戎，果然有挽回天地之力，重整江山之手！若不是元戎大才，天子怎得回都？』岳

元帥道：『老元我何出此言？這乃是朝廷之洪福，衆大臣之才能，諸將之用力，三軍之奮勇，非岳飛之能也。』韓元帥道：『世忠方纔進營，看見令公子綁在營外要斬，不知犯何軍令，乞道其詳。』岳元帥道：『本帥令他把守天長關，擒那兀朮，不想他掣了一個假兀朮，錯過這一個好機會，故此將他斬首。』韓元帥道：『下官駐兵鎮江，那日上金山去，聞道悅和尙指迷，那和尙贈我偈言四句：誰知藏頭詩，按着「老鶴河走」四個字在頭上。後來諒他必登金山，探看我的營寨，也差小兒埋伏擒他，誰知他也換一個假兀朮；一則金人多詐，二則總是天意不該絕他；非令郎之罪也，乞大元我恕之。』岳爺道：『老元我既如此說。』吩咐左右將公子放了。岳雲進帳謝了韓元帥。韓元帥與岳元帥談了一回戎事，約定岳爺一齊班師；世忠由大江水路。岳爺把兵分作三路，由旱路進發。不一日，早到金陵，三軍紮營城外。岳元帥率領大小衆將進午門候旨。高宗宣進，朝見已畢，卽着光祿寺安排御筵，便殿賜宴。當日慰勞多端，不必多敘。